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醫界鏡
第二十二回 貝祖蔭巧避危症 楊美棠善治下疳

卻說上海成大人，現掌東南當路要權，從前在京津時候，素與貝祖蔭交好，前書已曾申明，自到上海以來。尤與祖蔭水乳交融，無論大小毛病，總請祖蔭主持。那成大人，既是東南數省權要，肯替他揚名，自然他的名氣，就遍東南數省了。前年春間，成大人患春溫症，一發熱咽痛，六七日大便不解，蓋腸胃之氣，不能下降，邪火從而上浮，只要大便一行，府氣通降，自然外熱亦退。咽痛能愈。請祖蔭服了兩劑藥，未能見功，再請蓋蓮修來看，開了幾味煎藥，加竹瀝達痰丸三錢，說明服我藥後，三日可癒。蓋蓮修看病，確有主見，好歹遲速。先對病家說明，無一句含糊影響閒話也。當下蓮修去後，祖蔭進來，看過方子，便說道：「竹瀝達痰丸，有大黃在內，大人這等虛體，豈可以吃大黃麼？」凡這等說話，最中如今大人先生們聽也。不考問丸藥內之大黃，不過些微而已。成大人既聽祖蔭說話，即不服了，仍服祖蔭開的枳殼瓜蒌仁等味。數日之後，病終不減，仍舊請了蓮修，再服前方，加重份量，方能見效。不過耽擱日子已多，調理半月，方能起身。到了去年七月，成大人因與如夫人同房之後，英領事請去赴西筵，吃了冰忌廉等涼物，又被電風扇吹得受了寒氣，歸家之後，漸漸發起熱來。祖蔭看了，說是夾陰症，便用尋常參麥等味，盡不知欲後感邪，初起治法，與平常的人一樣。有邪當散，有積當消，不必顧慮為陰症也。祖蔭不明治法，越變越重，半月之後，弄到邪實正虛的地步。起先環跳穴前，有一小瘰，癢極搔扒，越搔越癢，搔破之後，竟不收敛，變成外傷，漫起腫痛。此時內外兼病，症勢更重，合家驚怕。廣延群醫，一日數人，或一人各開一方，此用寒涼，彼用養陰，或數人合擬一方，集腋成裘，惟祖蔭自高聲價，許多名醫，他總看不起，獨來獨往，自作主張。然諸位名醫，無人不說被他敷衍誤事，竟至神志模糊，壯熱譫語。松江弓起龍看過，說是症情危篤，難以圖治。於是上下大小人等，愈加驚慌失措。再去請祖蔭想他來拯救救急，豈料祖蔭聽風聲不好，平日一請就來者，此時竟自己告起病來，不肯去看。

蓋祖蔭初行醫時，不說壞別人，到得近來，倚老賣老，人家開的方子，無論好歹，總不說好，別人也很不佩服他。此時群醫滿座，祖蔭過去，必遭駁詰。又想到此病凶多吉少，倘有不測，謗在一人身上，有這兩個緣故，所以不去也。

那時上海於多一說是陽明熱極，用羚羊石膏等味。常州朱紫英，說是陽氣大衰，用掛芪甘芍等味，莫衷一是。驚風駭浪之中，竟無把舵之人。幸得章蓮修與賴古生公同商酌，擬定方藥，用化痰火之藥以清裡，溫和之品以扶正，方有轉機。內病漸平，環跳穴前的外傷，亦得溫和扶托之力，成膿欲潰，可用刀針，成大人膽小不敢，請得內外科宗高山，寫了包票，如其覺痛，罰洋三百元。不痛，謝洋三百元。蓋成大人萬金之體，看得過於貴重，不知凡生外傷，只看瘡上腫起熱極，略按即軟如棉，無有不可用刀之理，開起來斷不會痛。當時宗高山寫過包票，用刀開下，全然不知不覺，膿出甚多，用些化餘毒的藥，取了三百元回去了。總之成大人此病，若不是章、賴二人和衷商酌，力排眾議，何能轉機？到得病勢漸好，祖蔭得知險途已過，恐被他人得了全功，有壞自己名聲，反到每日一次，不請自來成大人處，參贊方藥，分他人之功，保自己之名，其機械靈變，類如此矣。

朱紫英在成大人處，耽擱月餘，方藥並不曾服他的，送他七百元謝金，尚嫌輕微，加至千元方收。也不問自己有功無功，竟討這等重謝金，方肯回去。回常之後，適有陽湖縣紳董俚八爺，請他看病，方子上開了生軍四錢，又開大黃四錢。俚八爺與紫英平日為市房交涉，素有嫌隙，今見他方子開了重味，拿他錯處，要擺佈他，明日差人再去請來，那轎子要打從縣前經過的。俚八爺先何在縣前等他，見紫英轎子到來，即教人攔住轎子，將紫英拉出轎來，一把揪住，說：「你開得好方子，被你吃得大壞了，與你到縣堂上去說話。」即拉到大堂之上。俚八爺與縣裡掌案房科等，本有交情，到堂之後，通信於內，即有二爺及房科等，出來問緣由，八爺一一訴知，遂大家囉唆紫英，俚八爺本來只要顯他丑，出一口氣，不料紫英見大家都說笑他不是，竟說你們這些都是一路的人，硬要來擺佈我，實在混帳了。二爺們被他搶白了兩句，便動怒進去，與知縣說知，又擦撥幾句，知縣亦與八爺交好，即請進去會話。八爺到得花廳，將情由與知縣講過，說是不過要羞辱他一番，把些苦與他吃吃罷了。當時陽湖縣要審別件案情，即出來坐堂。紫英跪上去要訴稟，陽湖縣卻只問了一二句，又審別件事情，審完一起，又問了紫英四五句，再審別項事件。紫英說又說不完，退又退不下，約跪得有兩點鐘時候，知縣方才說道：「你且退下去補稟，明日來呈。」紫英方得起身出去，不料年老氣促，經此一番長跪，兼是吃煙之人，性命已跪去半條，到家之後，又氣又恨，痰喘大作，到得五更時候，竟汗出喘脫，嗚呼哀哉。也是他行醫作孽的報應。為醫者可不知懼哉？

再說前書言周藥師，自搬出高岸之後，不知去向，後來曉得他潛到上海，租了房子住下，不知何時染了楊梅瘡症，請許多專門醫治，總是不好，後來請得善醫此症的楊美棠，服了一月有餘藥，始能完好。

美棠治法，如遇玉莖破爛，先用：西黃二分、破浪四分、滾珠四分、冰片二分、滴乳石一錢、辰砂四分、蔗甘石二錢、飛面二錢，名加減八寶丹，共研細末，搽玉莖患處。假如咽中熱衝疼痛，用開水服末一錢。又方（如玉莖不爛，不必數搽本藥）：蘆甘石一兩半、用川連七錢，同入砂鍋內，水煮一宿，去川連不用，加入冰片六分，橄欖核灰一錢，此茶末一錢，搽患處，或用杏仁去反尖，研和爛，勻末藥，敷上亦可。敷過搽過，用皮硝、黃柏、苦參、甘參、甘草煎湯洗淨，再搽。

至於內服煎藥，今上海治此症者，多用輕粉劫劑，容易見功，能得速效。不過將毒氣升發，從口內吐涎而出，必留餘毒，收入骨髓，後來每成廢人。即有說如用輕粉，雷擊火焚，究竟總要用的。蓋患此症者人人欲求速效，醫者亦答應包他數日可癒，以得包洋，不用輕粉，那得速效！要知毒氣深入，豈一劫可能盡淨麼？至於西醫治此毒門，尤其必用輕粉，吾以為毒藥，彼以為年常力薄之藥也，更不可請他醫治。總之患此症者，勿存心急欲速之心，照此書層次治法，必能全愈，自無後患。先服峻利之藥兩帖：白姜三錢、蟬退四個、豬牙皂三錢、皂角子七分、土茯苓一兩、生甘草二錢、生大黃三錢、穿山甲三片，用水三杯、酒一杯煎服。服後，腸中一響，即往高阜處出恭，不可再聞其臭氣，服二帖，大勢已緩，再服緩劑。蓋楊梅毒症，診於經絡，漬於筋骨，浸於肌肉，斷不能一時盡去，既不能一時盡去，而徒用劫藥，耗其氣血敗其精神，而餘毒仍鬱於經絡，仍漬於筋骨，仍留於肌肉也。積久再發，不可救藥矣。故先服峻利之藥一二帖，即直慢慢服緩劑；緩劑者，可瀉而不瀉之一法也。瀉法於不瀉之內，庶得使血氣勿耗，精神勿敗，而毒可漸漸去盡，成完人。夫行瀉之藥何藥也？曰大黃也。行瀉而仍寓不瀉之法，可以久服者，何藥也？曰九制大黃也。大黃為將軍，其性猛速，九制則將軍之急性已除，能使經絡筋骨肌肉間之積毒，逐漸掃除，而又無泄利之患，再用他藥輔佐，盡美盡善。此乃餘之秘法，願以公諸天下，患此症者，不必再費多金，而反受大患也。

接前此第二方：九制大黃，用好酒蒸九次，烘九次，三錢，全當歸，酒洗，二錢，赤芍三錢，防風錢半，金銀花二錢，花粉三錢，川連四分，犀角四分，木通一錢，甘草一錢，豬脂油五錢，服數帖後，接服第三方：九制大黃一錢、當歸錢半、川連二分、羌活五分、白蒺藜三錢、防風八分、生首烏三錢、豬脂油四錢，總食雞、鴨、魚、蝦、雞子、鴨子、韭蔥筍，一切生冷腥羶，否則不效。